

傳6522
755
31-2

圖書印庫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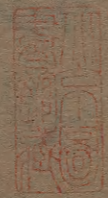
溫公年譜
冊名 冊號 13712
全書(冊)

55097

溫公年譜

司馬溫公年譜叙

余讀譜至司馬溫公自道曰
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
嘗有不可與人言者耳即此
一語公之治術學術心術叢
露殆盡又何事譜也曰公之



1920 532

1 279

司馬溫公年譜

平生慮其過佚不彰而為是以著之也夫公之忠清粹德朝廷知之百姓知之韓富諸公知之下至商賈走卒匠石婦人孺子知之即異已如王安石輩亦知之諒在後世宜

無不知者又何事譜也曰公之平生慮其散漫無統而為是以攝之也細閱全譜事錯出而無歸言半削而未盡其在譜也亦猶之乎在別集也况在別集存公者十之九而

在譜者止十之一又何事譜也如是則此書遂可廢乎然中有精意焉公之可傳者固賴是譜以留之而公之不可傳者亦托是譜以寄之是在逆而得之耳其可傳者何公

之平生所為可對人言者是也而公之不可傳者則毋自欺是也夫欺之中于人也深矣所為者如是而所言者未必如是即百可濡恐于已而無一可宣布于人托于做宿

于偽走于名炫于竒驚于僻
以為可籠人愚人而不知遮
藏暖昧止養成一段陰濁之
氣漸于人心則人心害漸于
世道則世道害而國運亦隨
以轉移吁可懼也彼熙寧新

法有何神秘不過聚歛之一
械而王安石力為張主呂惠
卿章惇蔡卞之徒力為羽翼
鋤一時正人幾盡此其行事
尚可對人言乎政坐欺之闕
未破耳試觀公自擊甕以至

含隧自簋判以至宰相進而
憂國與退而獨樂有一步
趨不堂又正者乎有一語
一議不磊又落者乎慷慨
為之非沽名激切為之非爭
勝宛轉為之非漫嘗辭爵謝

賜必歆為其所歆為以奪人
之所不可為而非矯非迂蓋
公之質行默契人情之極時
非無歆鑿棺毀碑者而公之
神不可鑿也公之忠不可毀
也搖主心冥天道尚可

以對之無愧而君與天且為
公之靈氣所鼓舞搏腕而終
不為邪謀所勝寧直可對人
言已哉說者猶以元佑之初
罷新法大驟激成紹聖之禍
咎公之不善調停夫天下方

焚溺于青苗等法望救望拯
寧以刻待而一旦事權在握
反左顧利右顧害半為已半
為人某意急某意緩曰吾以
調停也則自欺之別名也公
之勘此至熟矣總之熙寧一

派小人成就一自欺公之平
生成就一毋自欺而已更有
快人者公之立朝也在遇與
不遇間况夷狄非我族類何
以使虜者每問司馬中丞為
何官起居再三及其入相無

論入朝恐後且遼人勅其邊
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
事開邊釁則宋家一代神氣
公實有以壯之乎今天下大
矣豈遂無公若而人吾以為
不必浮慕公之治當問公之

學亦不必羶悅公之學當求
公之心苟無欺誰謂文正
之學之治得專美于前也
國家誠得是人而用之于以折
俎豆而張撻伐即屯艱之時
勢其何難克濟耶此固譜中

未發之意特為拈出若夫孝
友天植世德濟美固爛然于
譜不得再為闡揚已巒與公
同里閑私淑公之為人好學
博稽集群書而譜之蓋君實
功臣也而露亦以先澤故讐

校不遺餘力殆不墜家聲者
是書之成適值余視鹺河東
而涑水去郟城里不半百向
余問序余因述其槩以示執
鞭之意云
省

萬曆四十六年一陽月吉旦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督理河東
鹽課監察御史益津後學王
遠宜頓首拜撰



溫公年譜叙

儒者之澤不施於民久矣兩漢唐
宋非無賢佐事業從功名中來雖
能僅致一畝小康而終愧三代盛
治其至誠動物真儒顯効溫公一
人而已元祐相業炳煥丹青以九
月之政繫百世之思何其盛哉方

又

正學氏謂伊周以來惟公一人誠
確論也晦翁以公並周程張邵稱
六君子祀于寒泉精舍侑食先聖
上繼顏曾思孟之統當其存時程
子以公並康節橫渠稱為純而不
雜敬軒薛子釋之曰蓋所學純乎
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入乎

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於乎
公道學也事業從道德中來茲其
遠超近代而上繼伊周歟嘗怪公
之誠信能感婦孺之悅而不能破
神宗之愚能動遼夏之慕而不能
回荆舒之執能輯金虜之暴而不
能弭章蔡之凶蓋公所能者道也

其所不能者命也王氏之黨其如
公何雖然元祐數年之澤實以肇
南渡百餘年之運使天不生安石
移居洛十五年之間一施於用宋
詎三代愧耶伊周之擬豈欺我哉
竊嘗評之曰公孝友似魯閔篤信
似子夏勇果似季路窮樂孔顏之

道達致伊周之功三代以後鮮有
其倫昔南軒誦公天若祚宋之言
喟然嘆曰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而
晦翁亦以知仁勇許之於乎可以
窺所蘊矣周程朱皆有年譜近世
月湖楊公復撰二程年表公顧少
焉非闕典歟巒幸生公闕里慨自

髻年獲讀遺書仰山景行羨墻如
見竊不自揆考諸史傳文集記事
之書掇取其要次為此編期與周
朱二程之譜同行于世因欲并取
康節橫渠南軒東萊事傳統為編
年會濂溪兩程晦菴洎公合為一
集號九大儒譜成一家言而力猶
未暇尚圖嗣成于異日副夙志云
嘉靖壬辰孟秋吉月涑水鄉後學
希迂生馬巒子端甫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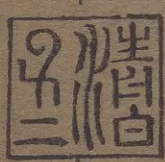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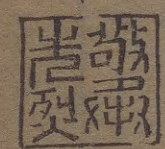
溫公年譜跋

宋溫國文正公維予小子露十八世祖也
 世為夏縣人元祐間所勅建瑩墓碑碣歸
 然具存及高宗南渡公曾孫吏部侍郎俊
 扈蹕南遷子孫因家浙之紹興山陰而吏
 部公贈開國伯寔為會稽山陰之始祖云
 胡元僭竊終其代隱處無一仕者至我
 皇明科第相望若大司成恂侍御聖助教
 公韜未易悉列迨露王父按察使相巴陵

溫公年譜跋

尹初皆起家進士堅有還夏之志賚志而
沒露父解元嘶來夏奉祀事顧奕世宦遊
顯矣而家儲蕭然無儋石獨以詩禮聞吳
越間五百年來世業所傳迤者惟告身耆
英圖譜系及傳家集諸書而已周程諸賢
皆有年譜行世先公以仁明誠武之學術
立旋乾轉坤之勲業先儒謂道媿周邵功
並伊姬有宋道德勲名實體實用一人而
已其言行歷履之詳散列于諸書有道馬

公巒廣搜博採集成年譜露謹付諸剞劂
氏以傳之永世云文正公嘗曰積德冥冥
之中為子孫長久之計斯非今日左券哉
脫使為子孫計不長久無論以詩禮科第
世其家五百年來此圖此書詎能與子孫
俱存而更相傳遞無恙耶噫
萬曆戊午長至日不肖孫露頓首謹識



凡例

一引用諸書

宋史

歐文

小學

黃氏日抄

傳家集

邵氏聞見錄

宋名臣言行錄

宋鑑

蘇文

大明一統志

自警編

后山談叢

聞見后錄

東萊詩話

許彥周詩話

石林詩話

晁氏客語

道山清話

戴氏鼠璞

可談

談圃

王公四六話

詩林廣記

輟耕錄

改元攷

伊洛淵源錄

古靈文集

程氏遺書

容齋隨筆

景仰撮書

諸臣奏議

文獻通考

東坡尺牘

說郛

性理大全

濂洛風雅

事林廣記

遜志齋文集

道命錄

讀書錄

程子抄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黃文獻公文集

洛陽園池記

劉子宣邇言

胡可泉從政錄序

王端溪古學選註

一年譜之作乃太史公諸侯王年表之變也朱子

撰伊川年譜止撮大要而不悉編年良以伊川
立言多而事功少耳溫公功業甚盛不容畧去
故逐一載之

一 是編倣歐陽文忠公盱江李先生二譜例而修
但著作歲月不暇悉紀蓋公事績浩瀚不勝其
錄非如盱江之可以文盡也若其著述自有傳
家集在覽者當自得之

一 於君臣游宴賡酬之詳不能如歐譜詳見者彼
則記於同時而此則作於異代也

一 是編以公行狀爲主參以本傳言行錄三書所
遺者撮傳家集中切要者補潤之而詩話小說
以類附焉

一 事之考據未詳的繫某年者附載於相近歲月
之後特以圈隔別之

一 是書雖主於載紀公行實而世德濟美不可無
紀故於其父兄子弟之出處可以附見者亦畧
具焉

一 公世系不能詳紀故不立圖但述其槩於卷端

一引用諸書各存其目於逐段之下倣朱子修名
臣言行錄之例也

一諸家小說得事之真實者纂入訛舛者不取
一公奏議皆關於國家之休戚生民之利病恨限
於譜例不能悉載非謂可以輕重去取也

一公著書最富編纂歲月不能周知止依行狀總
列於後

一公奏劄見於續資治通鑑長編綱目者家傳人
誦故或畧焉若文集小說之可以詳載者則備
書弗遺亦微顯闡幽之意也

一公歷仕職官嘉祐以前史鑑頗畧時異制殊不
能悉考或有遺舛尚俟博雅君子補訂焉

一寧豐之朝每歲必書公居於洛以傷賢人在野
時事可知昭後鑒也

一公所著迂書誠德人之言可配通書正蒙經世
諸編讀六經四書後直接續讀去日抄自警言編
固嘗撫其要矣今不敢取一二而遺十百謹述
於此以告同志尚當致力於全書云

片伍
一蓄書不備未免有掛一漏萬之失博雅者倘補其不及充至望也

一括群籍之英華補百世之闕典觀者當知余之苦心幸勿易以視之

一史臣儒先論公先處大致不可破碎於編年者倣朱子定通書之例別為附錄于後

一引用諸書有直書公名者今皆改稱曰公後學尊前賢宜爾也其文意接換處或欠順及事或失實者畧易一二字竊取朱子編小學之例云

一公事蹟雜見群書學者不無得此遺彼憾故以類詳抄少異程朱年譜之例

一程子論公多早年未定之見或規切之言自其所謂君實近年病較暎放得下也之後則固已推許之矣若曰不雜曰能受盡言之類是也故於附錄止取晚年定論數條餘皆不錄

一臆得之見附註於逐年之下巒舊著希迂子其間有論及於公者亦纂入附錄之後蓋將俟正于有道藹藹不棄之意也

一所引先哲著在天下耳目者無庸詳注出處若同時之人則分注出處於各人之下

一公歷宦制誥雖僅見於六一集東坡集鄧潤甫文先考者尚多縱取而分注於各條之後未免掛一漏萬亦不能如歐公年譜之備也因悉畧之欲取史傳行狀隧碑祭文挽詩并制誥可考者與夫公之父池兄旦子康從姪里姪孫朴事功在宋史及從兄宣等節行在傳家集者當別為外編以行

司馬溫公年譜叙例終

溫公年譜卷之一

涑水鄉後學馬巒編輯
溫公十八世孫露校梓

公姓司馬氏諱光字君實號迂夫晚號迂叟世

稱涑水先生陝州夏縣人

今隸解州

本程伯休父之

後秦漢以上世系綿遠無考晉安平獻王孚出封河內遂為河內人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莖夏縣涑水鄉高堠里子孫因家焉高祖林魯祖政贈太子太保皆以五代衰亂不仕祖炫

始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
贈太子太傅累世同居皆以氣節聞於鄉里父
池舉進士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
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抗虢
晉六州終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
師追封溫國公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為寶元
慶曆間名臣曾祖母薛氏祖母皇甫氏母聶氏
皆贈溫國太夫人公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事
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

配享哲廟圖像昭勲崇德閣度宗咸淳元年從
祀孔子廟庭

宋真宗天禧三年己未 公父池為光山令十月十

八日生公于此葉佑之撰公縣學內有司馬井世

傳公生時汲井水以浴之後人建涑水書院祀公

舊記有云光雖僻陋而生司馬溫公則光之為光

也大矣見大明志公生光州因以為名黃氏

四年庚申公年二歲

五年辛酉公年三歲 公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

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見傳家集

乾興元年壬戌公年四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公年五歲

二年甲子公年六歲 父兄教之書見傳家集按邵氏後

錄云予見温公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弄青胡

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

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先曰自脫也先公適

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見銘錄

三年乙丑公年七歲 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

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

不知饑渴寒暑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

中眾皆棄去公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盖活

人手段已見于髻亂中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親

史本傳并自警編

四年丙寅公年八歲

五年丁卯公年九歲

六年戊辰公年十歲

七年己巳公年十一歲 天章公任群牧判官續資

治通鑑
長編

八年庚午公年十二歲。公幼時患記誦不如人群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見名臣言行錄
九年辛未公年十三歲。公序迂書云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見傳家集

明道元年壬申公年十四歲

二年癸酉公年十五歲。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

西漢風。見撫文忠所撰行狀

景祐元年甲戌公年十六歲。天章公加直史館復

知鳳翔府長編

二年乙亥公年十七歲

三年丙子公年十八歲

四年丁丑公年十九歲。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

簿規行

公辭蔭補官事在未第之先未審的在此歲故總附于此後凡編年無考者依

此例皆以圈隔別之

寶元元年戊寅公年二十歲

中進士甲科聞喜宴

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

除奉禮郎天章公任益鉄副使工部郎中歲滿當

遷中書進名上曰是固辭諫官者遂命為天章閣

待制知河中府尋改知杭州公以天章公在杭辭

所遷官求簽書蘓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

及見宋行狀

編長

娶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存之女少公四歲

據傳家集考定

○山谷云范純甫言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

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又率以

為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

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吾行錄

二年巳卯公年二十一歲

集顏太初雜文謂天下

之不尚儒久矣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

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
果足以克儒之名乎魯人顏大初字醇之常憤其
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
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
身與鄉黨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為事慕
稽康阮籍之為人當時翕然效之太初作東州逸
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
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太初
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是世人見

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
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
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而序之

太初雖賤而天其文豈必不傳

見傳家集

按東坡作鳧繹先生集序謂先生之詩文必中當
世之過如五穀可以療饑藥石可以伐病乃錄而
藏之鳧繹太初之號也屢為名儒
寶重如此則其人可想見矣

康定元年庚辰公年二十二歲 母夫人錢塘縣君

聶氏卒夫人秘閣校理震之女才淑孝睦稱於鄉
族公時簽署平江軍節度判官事以內艱去任

莊敏撰天章府君碑叙修定

慶曆元年辛巳公年二十三歲 冬十二月癸未天

章公以疾終于晉州之安靖堂壽六十有二公繼

丁外艱偕兄旦泣護旅視歸於故鄉據天章府君碑叙修

二年壬午公年二十四歲 秋八月癸酉塋天章公

於涑水南原之晁村以從先塋先夫人曹氏毋夫

人聶氏祔偕兄旦洎從兄里請龐莊敏公籍撰隧

碑冬十月丙辰建石墓道全上

三年癸未公年二十五歲

四年甲申公年二十六歲 執喪累年毀瘠如禮

五年乙酉公年二十七歲 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

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宋史本傳

○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群牧判官包孝肅為

使時號清嚴一日群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

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之介甫終席

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見名臣言行錄○

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規行

六年丙戌公年二十八歲

七年丁亥公年二十九歲 ○公從龐穎公辟為太

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

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

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

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時月給

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見自警編

八年戊子公年三十歲 子康生先是生二子童堂皆天至是生康康

字公休端謹誠孝肖公後以明經上第任至司諫贈右諫議大夫史稱其濟美象賢與公同傳 皇祐元年己丑公年三十一歲 序名苑

○樞密副史龐籍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

是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

言死詔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噐假人繁纓以

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

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大乎規

傳并謁告歸鄉里親集秋八月公受詔同范鎮讎

校賢良方正及武舉進士策卷寓直於景福殿東

廂凡三日集傳家 二年庚寅公年三十二歲 張貴妃兄堯佐一日除

四使諫官唐介等論之不聽公上狀乞亟召諫官使竭其所聞闢忠讜之路塞佞倖之門不然群臣猶朽木陛下猶雷霆安可以力校哉

見傳家集

三年辛卯公年三十三歲上狀請修築皇地祗壇以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尊禮相亞埒今圓丘之制極為崇峻獨於方丘有所闕畧未稱國家嚴恭明察之意乞下有司增修庶合典禮從之

見傳家集

四年壬辰公年三十四歲夏竦卒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

謚文莊

見行狀本傳

范鎮上書議樂自謂得古法公不

以為是數與論難竟不能決

宋

范蜀公東齋

記事曰君實予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為不合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不能決遂奕棊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為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懽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

見名臣言行錄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

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代其議論可否足以
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懽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
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
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
君實為景仁傳其畧則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
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
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
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
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

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

知二公非苟同者

見蕪文忠撰
蜀公墓誌

五年癸巳公年三十五歲

至和元年甲午公年三十六歲 ○皇祐至和間名

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
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
畏而愛之而知之衆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
獻公二人而已

見自
警編

十一月丁未公上古文孝經詔送秘閣見長編

二年乙未公年三十七歲

嘉祐元年丙申公年三十八歲 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范鎮首發其議公時
通判并州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
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
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
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
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
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見言行錄

因事至絳私歸拜墳不至夏縣而去見傳家集

二年丁酉公年三十九歲 初龐籍爲鄆州徙并州

皆辟公通判州事感籍知己爲盡力麟州屈野河
西多美田夏人蚕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公按視
公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者衆則糴賤亦
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
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
公三上書自引咎不報見宋史本傳

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見行

狀序迂書觀傳家

三年戊戌公年四十歲 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

狀見行 公三上狀乞虢州或慶成軍情願守待遠

闕庶得近便灑掃先塋親傳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誠偽不可知使其真非

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人笑願賜而還之因奏賦

以諷狀見行

四年己亥公年四十一歲

五年庚子公年四十二歲 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

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狀見行

六年辛丑公年四十三歲 同判尚書禮部有司奏

六月朔日當食公上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

見皆賀臣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

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

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

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曆官術數不精當治

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後遂以為常行狀及宋

鑑

同知諫院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蘇
轍答制策切直考官胡黜之公言轍有愛君憂國
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

傳家集及
宋史本傳

公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
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
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
納之行狀

公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
斷力行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
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
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對曰臣言此自謂
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者
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白以意
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
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
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
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
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

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
 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
 言送中書欲發此義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
 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
 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
 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
 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詳之事小
 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
 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
 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
 日夜半禁中出寸絺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
 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

固辭不就職觀行狀及本傳行錄

公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
 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
 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
 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

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棟軍官又曰赦書害
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漢吳漢曰臣死無所
言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
者莫大於數赦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
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爲
美也入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
曰謹微五曰務實帝深納之宋鑑

薦并州孟縣主簿鄭揚庭研精易道成易測六卷
不泥陰陽不涉恠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
倫誠難多得乞量加旌異使學者有所勸慕又薦
并州鄉貢士劉癰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
得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乞略加甄獎殿中侍御
史裏行陳洙卒公上狀言洙資性忠果憂公忘私
垂歿之際猶上章奏乞特賜矜恤除子男一人官
及下衢信建三州侯洙喪樞防護津送以示褒直
勸忠終始之恩也又論知壽州張叔夜資性庸下
老而益昏乞直令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
民因改知衛州遂乞致仕許之又論知秦州張方

平怯懦輕易望加譴責更擇明智沉勇之人以代其任又論蘓安靜年未五十充內侍省押班恐內臣求進者援以為例國之舊章因此隳壞籍為朝廷惜之並傳家集

公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恐泄漏機事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持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長編公上狀論選舉以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文辭者廼藝能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竊以孝者士之尊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世舉士皆用孝廉行之最久得人為多乞天下聽舉孝廉有差仍於進士奏名額內減三十人候到闈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若所對經義乖戾聖意及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若累經敷遣不至即乞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為定制又明經乞以周易尚書毛詩為一科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為

是年晉書卷一

帖經又說書一科乞與明經並置每次止取十人
奏名在諸科額內試中授官並與諸科同如此則
求賢之路廣請託之源絕浮偽之風息得人之頌
興矣又乞分十二等以進退群臣若上等有關即
於次等中擇才以補之其不能稱職者則移易黜
廢有罪者貶竄刑誅親傳

十二月復豐州宋鑑公上言慶曆初拓拔元昊攻
陷州城州民及蕃族盡為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
之中但有丘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

已若建以為州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
弊也不若遷永安堡於豐州故城兵馬芻糧不更
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畧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
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
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為州亦未晚也全上

七年壬寅公年四十四歲 諫上元遊幸謂上元觀
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欲百姓同樂為太平
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鰥寡孤獨
流離道路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循故事無所減

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伏望比之每歲特減
 遊觀之所以憫恤下民安養聖神又論上元令婦
 人相撲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若
 舊例所有望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親集
 交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
 姚坦為堯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
 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
 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

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
 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出瑋衛州
 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公言陛下追念章懿
 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
 雨露之感乎瑋既出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
 待李氏恩不衰見行狀及本傳
 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
 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公有上龐

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窺前修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耶若苟貪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公之辭知制誥出於赤城非飾讓也見言行錄及自警辭待制上狀謂集賢校理馮浩端良恬淡久在文

館比材量德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見傳家集

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公試而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公以爲不及命下力巽謂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庶遜而臣無耻遂亦除此職予意公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已各有規繩一進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公爲異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也人安得議其優劣見戴埴鼠璞

秋八月立皇從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爲皇子賜名

曙封鉅鹿郡公稱疾力辭公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見行狀 宋鑑

時朝政頗姑息公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持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謹而逐御艾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 見行狀本傳詳見傳家集謹習

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

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
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
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
微妃不當與后同表蓋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
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見行狀

公上謝官劄子以方今國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
要不過擇人賞罰豐財練兵數事而已臣前忝諫
官已嘗畧言之伏願特留聖心則天下幸甚不然
臣雖朝夕侍前徒污名位而費廩於公家之用果
何益也見傳家集

樞密副史張昇屢以老疾辭位公上言昇忠謹清
直不可干以私若未能得賢於昇者則使昇且居
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全上

時有司喜以微文舉刺苛細至於宴飲酒食相饋
皆集累成過詆以峻法知鎮戎軍曹修受鄰州所
送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官處以贓罪公上狀請勿

論全上

公上狀論停替諸科試官以國家本設諸科以求經術之士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已爲弊法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更曲爲奇巧或離合句讀故相迷誤或取卷未經注字數以爲問目雖有善記誦之人亦不能對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不在諸處發解官也今舉人被黜已非其理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從學者益棄本原殆非所以省刑罰隆經術也全上

屯田員外郎張田克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兩上狀論其傾邪險薄真小人之雄傑尋改知湖州全公上疏論財用以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爲之謀乞隨材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蕃息財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望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全上

將有事於明堂公言皇祐二年親祀明堂是時以初行希濶之禮文武臣僚並轉一官今國家修舉

舊禮乃是常典况今庶官濫溢經費窘竭豈可復踵徃歲之失以增今日之弊望明降指揮更不覃恩轉官以絕徼律者之望全上

初通判麟州夏倚因嘉祐二年麟將郭恩輕且狂致屈野河沒於敵倚一例獲罪公言倚公忠材智誠有可稱不可專以一肯掩其衆善又言開封府賈黯不閑吏事區斷乖力怨嗟盈路乞量其所能授以佗職庶合衆心又言監兗州景靈宮王逵差知萊州逵暴戾凶狡凌上雲下所至爲害今年歲已衰猶汚仕籍望勒令致仕或只與監當差遣永不得令親民全上

召福州處士陳烈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至王陶言烈爲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貪汚險詐行無纖完乞追奪恩命公上言乞委鄰路監司再行體量若情理不至深重上於夫妻不相安諧則使之離絕而已湔洗其過庶幾復伸眉於後又使四方節行之士不憂橫辱得以安恬於閭里全改壽星觀爲崇先觀畫真宗御容公言自古帝王

之孝者未聞宗廟之外更廣爲象設况畫御容於
道宮佛寺而又爲壽星之服其爲黷也甚矣全上
寒食節例休假七日公言陛下聖體雖安尚未復
舊乞自入假以後每隔日許兩府及知雜御史以
上一次問聖體仍召兩府入對便殿所貴中外盡
知聖體康寧各獲安心全上

八年癸卯公年四十五歲 春正月己酉公同翰林
學士范鎮知貢舉

三月甲子上御延和殿賜進士許將等一百二十
七人及第六十七人同出身諸科一百四十七人
及第同出身 見長編

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
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奸
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
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
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
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
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

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
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
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規行
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
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
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
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
氏義不藏於家全上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
孝治國莫先於公其心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
者全上

三月戊戌公上疏曰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
方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為不可不慎
夫為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
則遠近翕然向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
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
隳頽治亂之原安危之機蓋在於是見長編
故相龔籍卒公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

時人賢之 見本傳

五月直史館王陶克皇子位伴讀秘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公言臣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弟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日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俞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代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王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侍御僕從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

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亦終無益也望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日與皇子居處燕遊輔成懿德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固博聞強記難進易退國子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望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

見傳家集

長編

公上劄子云臣累言趙滋剛愎狂妄今再知雄州竊聞鄴時本路都轉運使唐介安撫使彭思永皆

魯言滋罪狀今使之再任彼二人者必不肯同心協力以利公家若監司將帥互相猜惡而欲使之安下民扞外敵難矣河北一路繫國家安危察滋所為皆誇誕不實授滋別路一閑慢差遣不惟邊境保無佗慮亦滋一身之福也全上

公言醫官宋安道等四人方術無驗並乞發遣令赴貶所僧志緣本不曉醫但以妖妄惑人於江浙之間稱是診人六脉能知災福今亦出入禁庭叨忝章服乞奪去紫衣放歸本州又言內臣年未五十不得充內侍省押班近除張茂則年方四十八一開此例則內臣攀援求進者多人人相效不可禁止不若正之於事初也全上

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程戡加安武庫節度使令再任公言戡素無才術况今老病昏懦尤甚為吏兵所慢戎狄所輕陛下踐祚之初而戡首蒙濫賞臣竊惜之全上

再言乞開經筵又乞延訪群臣全上

公上言人君之職有三而已量材而授官一也度

功而加賞二也審罪而行罰三也材有短長故官
有能否功有高下故賞有厚薄罪有大小故罰有
輕重此三者人君所當用心見長編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一終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二

涑水鄉後學馬巒編輯

溫公十八世孫露校梓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年四十六歲 春正月辛酉
詔以仁宗配饗明堂公與呂公著議竊以孝子之
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
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
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
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魯

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
然後爲孝也見長編

三月公上言臣聞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
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
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
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况濮王之親以
恩皇太后之親以義其奉養之謹非特有所加則
無以取信也宮中之事小天下之事大其聽斷之
勤非特有所加則無以致治也全上

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
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合全司移所屬立
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見行狀
夏四月公言前代帝王升遐之後宮下陳者盡放
之出宮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疑也癸
未放宮人三百五十五人見長編

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
下以慰母心耳今者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
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

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見行狀

公言近者夏國屢起事端為備之要在於擇帥伏見鄜延路經畧使程戡資性姦回涇原路經畧使施昌言老病昏昧皆以斗筲罷悞之才當折衝禦侮之任一且警急必敗大事伏望朝廷早擇智勇之將以代其任二人並除致仕以安邊境之民戒偷祿之臣見傳家集

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買弓弩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得脫者人情驚撓而民兵紀律踈畧終不可用徒費官錢公上疏極論其害謂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間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大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

南畝強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
勇何以異此

又奏今議者但恠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
三丁已有一丁克保捷矣若更聞此詔將必大致
驚擾又奏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
其家今既賦歛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藉農民
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二家之事也以臣愚見
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况陝西未刺之民
乎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持劄子至中書魏

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
益兵豈不震懾公曰兵之曰先聲為無其質也獨
可以欺之於一日間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
用矣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
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公但見慶曆陝
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憂今復作爾
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公曰光
終不敢奉信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公曰相公
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

見成之兵遣之運糧成邊反掌間耳魏公默然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成邊率以爲常一如公之言據行狀言行錄兼修

上諭旨令自九月初五日後逐日講至重陽節住講候來春別選日講筵公言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銳精學問之時若既開講筵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又言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將來論語既

畢令講尚書

見傳家集

長編

公言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邊鄙寧靜不足爲慮後因權涇原經畧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將謀入寇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奏稱不協軍務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百戶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爲亦可以爲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

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知警懼全上

二年乙巳公年四十七歲 王廣淵除直集賢殿公
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
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
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餒
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
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出之以厲天
下見行狀

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大常
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
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
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
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
勅吏以公手稿爲案上奏且稱皇伯而不名參知
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
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
皆無典禮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

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據行狀兼宋鑑修初西戎遣使致祭延州指揮高直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直北禍生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救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徃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罪之見行狀及本傳京師大水公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眾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當陛下初得疾之時聞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額為之傷豈可謂無慈愛之心不幸為讒

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
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之子安可遂生忿
恨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惟以一
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
懽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
心之始也陛下益事謹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
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去知
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
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
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陛下當自察其
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爲非
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
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見宋鑑
公言近詔於初任二任通判人中選人權發遣三
司判官公事九年之後擢爲職司既使之久於其
事又待以不次之位誠用人之要術爲政之首務
自非竒材異績未可當此舉也竊見都官尚書員
外郎皮公弼爲吏之處以貪饕致富資性狡猾善

爲進取在京則造請不倦在外則書啓相尋專用
此術致舉主三十餘人一旦膺此選乃是開此微
俸之門以爲佞邪躁進之塗恐非朝廷之福也觀
家集

十月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
公三上狀固辭尋得旨免諫職餘如前降指揮覲
狀 傳家集

公言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
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

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
之益 同上

加環慶路經畧使孫長卿集賢院學士充河東路
都轉運使公言長卿前在環慶不曉邊事舉措煩
苛致熟戶蕃部叛亡幾盡臣謂朝廷宜嚴加譴謫
以儆群帥不意今日更褒以寵名授以重任外廷
聞之無不駭笑伏望速改前命 見傳家集

公言應資蔭出身人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
語大義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

問使之口說若義理精通者特爲一等義理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如此則公卿大夫子弟皆嚮學知道亦近于先王教胄子之術也全上

三年丙午公年四十八歲

詔立濮安懿王園廟太

后手詔尊濮王珪爲濮安懿皇稱親夫人並稱后自是公論愈激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言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今忽聞傅堯俞等

三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宵臆伏望陛下特發宸斷召見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不從公又奏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典禮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見長編 行狀

公以災異迭見上言乞群臣所上表章却尊號而勿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咨謀四方廣開言路求

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見傳家集

命公兼侍講編歷代君臣事迹公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竊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清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敞代之見宋鑑

四年丁未公年四十九歲春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尚書左丞歐陽修薦公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謹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群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

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為不
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
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
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
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
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見殿陽文忠公集

濮禮之議司馬嘗拂殿陽矣迨登政府極其薦揚國焉為重人已兩忘豈易及哉秦誓曰若有

於此以見前修薦賢為國之忠昭謨範云

二月知貢舉公等上言所考試合格進士許安世
以下三百五人分四等明經諸科二百一十一人
分三等詔進士第一第二第三等賜及第第四等
賜同出身明經諸科第一第二等並賜及第第三
等賜同出身勅下貢院放榜見長編
閏二月擢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
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無
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

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
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
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
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
見行狀

他日上問王陶曰公著及光為學士當否陶曰二
人者臣嘗論薦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憂不治編長
四月辛酉詔內外官所上封事委公及翰林學士
丞旨張方平詳定利害以聞

除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
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
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
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
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
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
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
能容乎乃已見行狀下全

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

法公年譜卷二
十三
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學之所得盡在是矣

上初即位內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罰內職獨勾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公疏言居簡性資姦回工讒善佞又處近職罪惡甚多上曰祔廟畢自當去公曰閨闈小臣何繫山陵先後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上從之癸巳高居簡為供備庫使罷御藥公累劾居簡難兩留求外郡請對時公立殿下上指之曰已來矣呂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願其重者公因曰凡左右之臣不須材智但令謹朴小心不為過斯可矣見長編

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

五上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
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
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廊延鈐轄吳
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權舜臣降黜權歸中
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
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
可不察

詔用宮卿直省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祇候公言
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
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
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

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
三上章辭從之

八月辛亥公奏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
及問以群臣能否臣愚竊以爲非宜陛下內有兩
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
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則天下

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爲之受其譏謗也 見長編下全

初公等受詔詳定內外所上封事善者在陛下決行之上曰大臣多不欲行公曰陛下詢葛藟以廣聰明斯乃社稷之福而非大臣之利也上曰如有言無行何公曰然不知言無以知人要面詢仍試以事則真偽自辨矣癸亥詔詳定封事所奏如其中有商量不同或難行者可召詳定官赴中書問難令述利害以進

先是邊吏薛向種諤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壬寅公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上曰此外人妄傳耳公曰陛下知薛向之爲人否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耳公曰錢穀誠知之邊事則未知也又言張方平文章之外姦邪貪猥上曰有何實狀公曰請言

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
 紛非朝廷好事公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
 難之况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
 不言陛下何從知之上曰吳奎附宰相否公曰不
 知也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為賢公曰結宰相
 為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趣向而順之者亦姦
 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公曰此乃陛下威
 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以俟命君子
 也由逕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
 用小人也又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
 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
 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
 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若名山餘衆尚
 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邊
 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
 自是始 見長編 行狀

癸卯復以公為翰林學士公言臣昨論張方平參

知政事不協衆望臣識淺材下其言不足采向者
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姦邪
貪猥乞盡令檢取言方平章奏及開封府陳升之
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
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祇受告勅下通進銀臺司呂
公著具奏封駁上手詔諭公曰適得卿奏換卿禁
林復兼勸講朕以卿經術行義爲世所推今將開
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缺故
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呂公著所以封還者
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誥勅直付閣門趣公令受
公著亦具奏朝廷既以臣言不當當顯行黜責其
所降勅誥亦須經由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
不可廢他日登對上獨留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
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
著曰光方直如迂濶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
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况光豈免此名
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編長
冬十月甲寅公初赴經筵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

序以授公公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為諸侯論上顧
禹玉等稱美久之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舊
書二千四百二卷 見言行錄 長編

龍圖閣直學士韓維侍御史呂景俱從補外公言
維沉靜方雅景渾厚剛直請留之若不可留乞更
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
選擇一人以補其闕所貴得質直之人克厭衆心
見傳家集

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
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
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
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
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
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耶自宰相文彥博
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天下非之 見行狀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二終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三

涑水鄉後學馬巒編輯

溫公十八世孫露校梓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年五十歲 權知審官院

邇英進讀資治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

至蘓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蘓秦張儀掉三寸舌乃

能如是乎公曰秦儀為縱橫之術無益於治臣所

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

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

卿進讀每存規諫公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
意耳上曰朕聞卿進讀終日忘倦

見言行錄長編

夏五月丙寅命公與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
仍取慶曆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
門公登對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
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
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知慶曆三年
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此止當下三司供析其
同與不同立可盡見不必更差官置局上深開納

明日即罷裁減司見長編

秋七月己卯群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
孝公當答詔上疏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
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因循至今太祖尊
號有一統太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太
宗尊號盡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
兼稱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
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
獨無以為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

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公曰朕方以淫兩地震日虞傾禍被此洪名有慚面目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答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見長編行狀

八月辛亥邇英進讀已召公問以河北災變公對以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材蓋鈇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

正見得知耻臨義不疑此兩人似堪其選尋以呂
誨同知諫院用公之言也見長編 傳家集以公
兼史館修撰見行狀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
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
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勅
使以上皆減半公與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
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
賜僕寺以為袞自知不能辭位不當辭祿且國

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
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
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
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
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
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
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
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
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至

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
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
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
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常制遂引常衮事責兩
府亦不復辭

日錄又云臣非謂今日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
陛下以此爲裁省之始爾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
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
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見言行錄

冬十月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公言凡富民
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爲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
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
運使使轉運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
富也

見長編下全

十一月甲午公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去也

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

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
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
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
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
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見行狀

二年己酉公年五十一歲 二月丙午公登對乞一
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
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爲何官名爲
夷狄所知柰何出外公初罷御史中丞虜因問公

著以公何不爲中丞公著歸告于上故上乃知見長

編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謏曰司
馬中丞今爲何官謏曰今爲翰林兼侍讀虜曰不
爲中丞耶聞是人甚忠亮 見言行錄

八月丙申公上言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入宮
之後省閱天下奏事夜御燈火研味經史然孜孜
求治于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
也 見長編下全

癸卯侍御史劉琦監處州鹽酒稅御史裏行錢顛
監衢州鹽稅初御史知雜劉述及琦覲等言王安
石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
其專肆宵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公言皮
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閔克國陛下明知其猥二者
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爲知
州今琦顛止以逆犯大臣降監當然則狂直之罪
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乞於本資
不報

上嘗問公外議說陳升之如何公曰二相皆閩人
二執政皆楚人風俗如何得近厚又問王安石如
何公曰天資僻執好勝不曉事其拗強似德州其
心術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嘗稱呂惠卿美才公
曰惠卿過於安石使江充李訓無才何以動人主
道山清話

上問可爲諫官者公薦龍圖閣直學士陳薦忠厚
質直直史館蘓軾文學富贍勁直敢言職方員外
郎王元規志操堅正集賢校理趙彥若強學懿行

遇事剛勁此四人者可備諫職見傳家集

十一月公言欲據國史實錄所載旁采異聞倣漢書作百官公卿表以備奏御從之見長編

壬午王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後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

孝惠高后時天下宴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及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

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
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
布法何名爲變若四益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
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
變也刑新國用輕典禮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
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
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欲更造非得良匠美
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蔽也公卿
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
而黜可也不可使西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
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
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
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
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
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徙戶內左右皆避
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公曰青田
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蚕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

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見

狀

公與惠卿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公氣貌愈溫粹而惠卿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見道山清話

王安石以兩府啗公不可臺諫黨安石者遂誣之如霍光事神宗曰司馬光豈有此事元祐遂獲其用皆神宗保養成就之力見日抄

上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數日前因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

銅鑲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公病足在假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爾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見道

話惠卿此語乃高力士諧太白之故智也其後王珪亦舉東坡詠檜詩以為不臣小人之言不祥孰甚焉嗚呼可懼也哉

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

當自擇人今言執政長短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蒙蔽也

三年庚戌公年五十二歲 帝欲大用公王安石沮之韓琦上疏論青田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

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見行狀王安石既稱疾家居公再爲批答曰今士夫沸騰

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
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大怒即抗章自
辯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失於詳
閱今覽之甚愧安石固請罷上固留之獎勵良久
編見長

二月辛巳公言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
條例司又言散青苗錢不便臣竊聞先帝嘗出內
藏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錢前日天下
常平倉錢穀共及一千餘萬石貫今無故盡散之

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
臣以為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尤
大也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
幸有方二三千裡之水旱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當
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
將何之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
三司及追還使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太平之
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壬午安石始出視事安石
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

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厭之安石既視
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公謁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公言臣近上疏未
聞采錄獨以何心敢當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賜
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
密副使勅誥庚寅詔收還樞密副使誥勅先是上
欲置公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爲異論然其材豈
能害政但如老者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擢在高
位則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

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
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
乃用公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三月甲
午公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
得書大慙欲怒則不敢答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書
凡三返文多不載

上遣劉有方諭公以依舊供職是日公入對曰臣
自知無力於朝廷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上曰
相反者何事也公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

宜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散青苗錢害民豈非
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
公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
元勅不令抑勅公曰勅雖不令抑勅而所遣使者
皆諷令抑勅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
勅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自給之率無一人
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勅也上敦
諭再三公再拜固辭上曰當更思之

初公辭樞密使上許之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
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
臣亦合加罪責上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
下自除光爲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爲得
人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喜今一旦追還誥勅非
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謹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
直付公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使陛
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
公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韓忠獻公在魏聞之亟
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

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公公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見言行錄引魏公語錄

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猶加款慕在北門與公書云多病寢劇關於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為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縑筆

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必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見東萊詩話今世所行魏公安陽集遺此三書故雖縉紳間亦罕知之者謹錄于此博雅君子尚搜訪全文列入集中亦百世一快云

公與王荆公書曰光以蒙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論訕訕輒敢獻言于左右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

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之事某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以聚歛得好官後來者必更生新意以取民之脂膏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見自警言編公嘗謂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是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

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荆公者雖悔之無及元城語錄

秀州判官李定以阿附王安石拜御史裏行知制誥蘇頌李大臨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封還制書劄下舍人院湏令草詞公上言朝廷知大節等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罪之若果如此則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

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
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
此耳見傳家集及宋鑑

夏四月甲申公讀資治通鑑上曰舜聖讒說殄行
若臺諫爲讒安得不黜公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
事臣不敢妄論也及退上留公謂曰呂公著言藩
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公曰公著平居
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
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

謂賢者公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
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姦邪而爲安石謀主
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爲姦邪也上曰
今天下洶洶者叔孫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
也公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
所爲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
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見長編
公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張釋
之論畜夫利口因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

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為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公蓋指之也見宋及公歸詔聽以其屬自隨劉放劉恕在官所獨祖禹在洛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厚夫于此書致力多尤

八月乙丑公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公曰臣舊職且不能供况當進用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公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又曰青苗已有顯效公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爾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藁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及販鹽及蘇木磁器公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

以姻家謝景温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
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于李定不服母喪禽
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臺官見長編

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
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
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
間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餼飯雖內郡不被
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
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

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飯昔
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從若乏軍
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見行狀

嗚呼此宋室存亡之機也人皆以靖康二年金人
挾二帝北去為前宋之亡而不知是年罷公任安
石乃基亂之始也有國者如此則必戒
懼于承平之日慎其用捨而不敢忽矣

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
公誤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見道山
清話

人傳公家舊有一琉璃盞為官怒所碎洛尹怒令
糾錄聽公區處公判云王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

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怒於斯人周詩彥

先是公子康舉明經中第公和范景仁瓊林席上
偶成詩云念昔瓊林賜宴歸綵衣綠綬正相宜將雛雖
復慰心喜負米翻成觸目悲殿角花猶紅勝火樽
前髮自白如絲桂林衰朽何須恨幸有新枝續舊
枝康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
通群書公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公居洛士之
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上
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見宋史傳家集
名臣錄兼修

四年辛亥公年五十三歲 知永興軍公在永興宣

撫司請增修城壁公奏罷之又請添屯軍馬於長
安河中邠州公言歲凶乞罷添屯不許又奏乞災
傷地分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仍牒所部八州
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詔提舉司催理如司
農寺指揮不得施行光燦公知言不用遂乞判西
京留守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
郡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
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

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
 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謂
 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
 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
 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固
 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
 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

親鑑行錄 行狀

洛中新第初遷入一日步行見墻外暗埋竹簽數
 十問之則曰此非人行之地將以防盜也公曰吾
 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豈可以此為防命亟
 去之見道山清話

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
 十餘年西後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
 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
 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羸取閭閻鶴髮翁出處
 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神宗
 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為言况其下者
 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

嘗以自期也 見石林詩話

公閒居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語云此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不知其用心也 見朱或可談

公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 見自警編

公居洛在陋巷所居纔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嘗讀書於其中蓋道德之尊亦不自知顏氏子之樂也

見詩林廣記
載文昌雜錄

御史中丞楊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求去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惡之 見宋鑑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輟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懋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見言行錄

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願來其上 一字公兄

也第三字程正叔也 見后山詩話

呂獻可病公與康節日就卧內問疾一日手書託公以墓銘公亟省之已瞑目矣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為西京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

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恐死謂公以天下尚可為當自愛後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見言行錄

五年壬子公年五十四歲 居于洛更定投壺新格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

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
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
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
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見程氏遺書

潞公謂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
云見虜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
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和
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見言行錄

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范淳夫手一日謂公休曰
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淳夫曰請試為
之當為改竄一再撰成已可用淳夫喜曰未有如
此子好學也公事無大小必與淳夫議至于家事
公休亦不自專問於淳夫而後行公休之卒淳夫
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見出是
氏客語

六年癸丑公年五十五歲 居于洛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公
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公曰何為不仕
劉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以對公說安世從

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
 焉公忻然告之無倦意久之問盡心行已之要可
 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
 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見名臣言行錄
 公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
 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
 竹澆花事自比唐晉間人以抹其弊也見元城語錄
 胡荅溪云元城所謂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者意謂金陵也
 洛俗春月放園園子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目

園子呂直納公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
 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後十餘日呂直創
 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不受十千也見黃氏日抄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
 十餘本寥謂老圃盍潤澤之使長茂圃曰天生靈
 物不假人力寥歎曰真溫公之後也見后山談業
 公在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或
 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公曰公出無
 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爾見景仰撮書

公居洛濱買園于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邵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
有知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
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
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
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康
節亦和之

公過邵康節居其一曰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
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其
二曰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鷗不
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溫公韻其一
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
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其二曰風背河聲近亦
微斜陽俛伯隔雲衣一覆白鷺在煙外將下沙頭
却背飛

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而不至乃作一絕以
候之康節至亦和其韻 公候康節詩曰
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

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
今年尚未迴為罰誤君凝望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俱見詩林廣
記出聞見錄

嘗見其書載公為康節買宅富公為買園康節家
所藏契約猶以二公為戶故昔人詩有云溫公宅
子富公池併入堯夫戶不知洛陽風俗之美可想
見矣惜偶忘其出處姑記于此以俟攷補

公著節之子伯溫字子文入聞父教出則事公及呂
為再韓維兩程兄弟公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
世交

獨樂園有讀書堂釣魚庵采藥圃見山臺弄水軒
種竹齋澆花亭公賦七詠以紀之自擬於董仲舒

嚴子陵韓伯休陶淵明杜牧之王子猷白樂天之

列元城先生謂公自比唐晉間人以揀時弊蓋指

此也見傳家集

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每出朝服乘馬
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見聞見錄

巖按洛陽園記獨樂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
讀書堂者數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
又特小結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採藥圃者

園爾○夏縣西二十里坡底村有獨樂園故址蓋
公別墅洄瀾庄也名臣言行錄稱公居洛兄且居
夏縣皆有園池勝槩然夏之園池即此地耳舊有
小祠祀公壁間嵌方石刻公子諫議君詩題曰康

紀	二	文	縣	其	休	頃	陽	祖	寒
事	字	五	東	祠	集	里	里	學	食
書	相	尺	南	刻	世	尊	尊	當	上
皆	傳	開	五	石	失	寵	無	年	冢
失	公	一	里	紀	傳	高	慙	向	至
載	嘗	大	地	成	特	門	萬	此	泗
故	讀	府	名	然	記	駟	石	勤	瀾
附	書	瞰	赤	猶	于	馬	君	子	庄
著	于	溪	峪	襲	此	流	花	孫	追
之	此	流	入	稱	嘉	餘	滿	今	公
云	或	清	山	獨	靖	慶	一	日	祖
	云	靜	一	樂	十	當	川	繼	烈
	寓	可	里	園	年	見	紅	清	感
	此	愛	許	蓋	知	吾	蓋	芬	而
	修	石	有	未	縣	家	亂	賢	為
	通	巖	石	深	鍾	世	渠	能	詩
	鑑	鑿	洞	考	恕	有	環	自	其
	古	玉	深	耳	恢	聞	千	過	詩
	今	溪	一	又	拓	公	高	云	云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三終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四

涑水鄉後學馬巒編輯

溫公十八世孫露校梓

七年甲寅公年五十六歲 居于洛上以天下旱蝗
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上疏方今
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日廣散青苗錢使
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
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
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

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
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
米鹽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見長編 行狀

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旱既大甚民將
失所今日之事非有動民之行應天之實臣恐不
足以塞天變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諸
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蘓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
如此而後庶幾有敢言者王安石甚惡師中及是
呂惠卿詣出師中所上疏付外乃摘其語激上怒

因廢斥之見長編

王安石罷相以韓絳平章事援用公上曰吾於光
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見名臣言行錄

八年乙卯公年五十七歲 居于洛公兄旦字伯康
清直強敏歷官十七遷至大中大夫以是年致仕
與公尤友愛終始人無間言公居洛旦居夏縣皆
有園沼勝槩公歲一徃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公凡
公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見宋史列傳
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

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公顧為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見本傳

帝訪人才之可用者直學士院陳襄薦三十三人而以公為首謂公素有實行忠亮正直以道自任博通書史之學可備顧問安石惡之出知陳州親鑑 古靈文集

古靈薦藁詳見本集所薦者公及韓維呂公著蘇頌孫覺李常范純仁蘇軾曾鞏孫洙王存顧臨林

希李師中傅克俞胡宗愈王安國劉摯虞太熙程顯劉載薛昌朝張載蘇轍孔文仲吳賁吳恕林英孫奕林旦鄒何唐炯鄭俠凡三十三人咸極其選于今為盛使神宗能加信用其于治也何有顧其時方以安石為聖人惠卿輩為伊周之儔而藹藹諸賢卒老散地惜哉

九年丙辰公年五十八歲 居于洛

十年丁巳公年五十九歲 居于洛

康節與公同時居洛公兄事康節至是疾病公與橫渠二程晨夕候之卒不起

涵水燕談云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心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

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名退有十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見村民百餘謹呼踊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爲宰相矣余以辭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頌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公以爲不可以書答之曰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賁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

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
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
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
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
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
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
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
折衷之見伊洛淵源錄

周全伯喪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爲服爲位全伯
程伊川子婿伊川尚不能決其友邵伯溫問之司
馬文正公公答曰某承問有人居嫡母之喪而所
生母卒疑其所以爲服及位之禮按雜記云有三
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
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及
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
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及喪服是先
有喪而重有喪者皆當別爲服也又曾子問曰並
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

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謂遭喪同月者也今
之律令嫡繼慈養與母同例皆應服齊衰三年子
之於母嫡庶雖殊情無厚薄固當同服而喪服小
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盖與女君尊卑雖殊絕設位
於他所可也禮者大事先賢不敢輕議况如某者
詎敢輒以許人姑據所聞以報尚幸裁之伯溫之
子博曰予謂文正公之於禮可以為後世法矣故
表出之見聞見後錄

按聞見後錄云當康節隱居謝聘日伊川年尚少未為世所知也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十百條託為

伊川之說意欲前無古人足以重吾之師矣如司馬文正張橫渠皆斥以為未至但以康節為數學亦安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雅言也鬱謂橫渠張子卒門人議加私謚而明道不敢主周全伯喪嫡母繼喪所生母而伊川不敢議卒皆定正于溫公則其尊之也至矣今程氏之書間置疵議信如邵公溥之言則今託為程氏之書者未必二程語也聞見後錄中尊公之詞尚多不暇盡述博雅君子盡併致焉

公以書與吳克言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
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
欲求其成効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
郢而北轅疾驅也克代王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

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公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公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公亦卒不起編長呂正獻公守河陽公與范蜀公往訪呂公具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見東萊詩話于時館於府之後園既去晦叔名其館曰禮賢見傳

家集

元豐元年戊午公年六十歲 居于洛初公辭樞副

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呂公起知河陽明道先生以詩送行復為詩與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見程氏遺書明道送呂晦叔赴河陽詩云曉日都門颺旆晚風鏡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贈公詩云二龍閑卧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

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見程氏文集

公在洛聞呂申公登樞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

進用天下皆喜以爲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

書君宜勸之早就職見名臣言行錄

二年己未公年六十一歲 居于洛

知湖州蘇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

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侮慢自厭寧

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

諫院張璪御史舒亶等雜治之且令多引名士欲

寘之死詩案引及公謂司馬光在西葦一園名獨

樂作詩寄之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

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

字終當進用緣光曾言新法不便軾亦曾言新法

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意亦譏朝廷新法不便終

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

前上言攻擊新法也吳充申救軾甚力帝亦憐之

王安禮從容爲帝言之且曰恐後世謂陛下不能

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軾遂得輕貶坐詩案黜

罰者自公而下凡二十二人公坐罰銅見宋鑑編

東坡嘗簡公曰軾以愚暗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

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細故所

能塵垢然軾思之不翅芒背耳見東坡尺牘

三年庚申公年六十二歲 居于洛

集天章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共為一續實諸

影堂作先公遺文記見傳家集

四年辛酉公年六十三歲 居于洛

五年壬戌公年六十四歲 居于洛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 正月壬子晦夫人清河郡君張氏終於

洛陽三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子康勺飲不入口

三日毀幾滅性夫人柔和敦實公叙其行存於家

元祐入相追贈溫國夫人見傳家集宋史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尚書左丞蒲宗孟對

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

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

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為容元豐官制成

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亦助其說遂寢及除公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公也
見名臣錄 長編

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會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

富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即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狝蕪暮故事請入會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公像又之北

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
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
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
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
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且程太中珣席司封
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公與數
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
菜羹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
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

公取神宗送文公判河南謙于榜曰竚瞻堂塑像

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見言行錄

公忽得語溢疾自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大略如

六事熙寧七年所陳者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卧内且

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見行狀

公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

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書

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

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

一菜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釧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講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

介意

說載馬永卿懶真子錄

六年癸亥公年六十五歲

居于洛

公與范忠宣

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數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爲勝見言行錄

真率會約云

一序筵不序官

一爲具務簡素

一朝夕食不過五味

一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

三十器

一酒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

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一召客共作

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

聽 一會日早赴不待促 一違約者每事罰一
巨觥

公兄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
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公六十五
歲合五百一十五歲故公為詩云七人五百有餘
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闌雞非我事紵衣絲髮
且相輝

胡荅溪云洛中尚齒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司馬
君實居洛遂繼為之謂之真率會好事者寫成圖

傳於世所謂九老圖者是也 蔡蒙齋云真率會

止有七人而畫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

哉集中不載也

巒按名臣言行錄范忠宣公判留

公傳家集邀子駿堯夫賞西街諸花詩有云試問

二三真率友小車籃舁肯重過子駿和真率會亦

云謫官猶作會中人彼二人者范

公鮮于公也蒙齋其未深考歟

公無姬侍張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
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嘗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
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
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

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見道山清話

七年甲子公年六十六歲 居于洛

公上資治通鑑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公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亦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為館職時帝初感疾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 見宋鑑 言行錄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馬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渢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是採建康實錄以下無機馬柳芳唐曆最可喜唐以來裨官野史暨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有耶高氏緯畧曰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為編年之法然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是其為功大矣不觀正史精熟未易決通

鑑之功績也通鑑采正史之外用雜史諸書凡二
百二十二家胡文定公安國曰昔聞諫議大未陳
公言因讀資治通鑑然後知司馬文正公之有相
業也余自志學以來涉獵史篇文詞汙漫莫知統
紀徒費精神而無所得及讀此書編年紀事先後
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登乎喬嶽天
宇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彌
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為典型之總會矣 致
堂胡氏寅曰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

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公
行義無可訾者乃倡為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
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
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
此旨而未嘗請也公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
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於
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
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公以議論不合
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為其就冗散編集舊

史盡願忠之志而儉險細夫顧謂眷戀匪放之入
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以
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
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讒口又况
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張新
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
卷訖無一字草書此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
也如人之不能讀何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
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

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 見文獻通考

孟和甫曰固在西府親見神宗晚年以事無成功
當宁太息欲召司馬君實用之時王禹玉蔡持正
並在相位相顧失色禹玉憂不知所出持正密議
欲於西邊深入探虜巢穴以爲此議若行必不復
召君實雖召將不至自是西師入討夷狄被害死
者無算盖自西邊用兵神宗嘗持淺攻之議雖一
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
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禹玉持正不歷外任不習

邊事無敢開此議者見自警編

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見小學

公薦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至今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淪不得早聞造廷於朝廷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伏望特賜來按或使之供職秘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衷見傳家集

八年乙丑公年六十七歲 居于洛

神宗崩哲宗立 初公不敢赴闕會神宗崩聞孫固韓維皆集闕下時程顥在洛亦勸公行乃從之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

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言苟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或於群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銜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以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乞刪去中間一節使天下之人各盡

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
掌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
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
而言贖銅三千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
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
人見長編 行狀

公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
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官
人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
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
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爲御史中丞初上
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
也今皇帝陛下新承大統猥蒙訪咨謹復以人君
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
也臣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蚤賜
施行長編又上疏曰先帝勵精求治以致太平心不
幸所委之人不足以仰副聖志自謂古今之人皆
莫已如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

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縉紳士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盡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僥倖輕動干戈深入敵境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以增家業侵衝商稅錢以供軍需非先帝之本志也先帝休遐奔喪至京乃蒙大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說而聞有

旨罷修城役夫撤何進之卒止御前告作中退近口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等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今上

公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政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見行狀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

馬至不能行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
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願識者司馬公之手
采耳呵叱不退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時得人
之心如此蓋千載一人而已

見王明清揮麈錄
張誤雲谷雜記

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
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
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
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
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

粹德碑

愛以活我如是者千餘里不

戊午以公為門下侍郎公具

开請更張

新法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賜手詔諭令供職公
乃受命見長編

初公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兄旦引大義語之
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
退之正也公愴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公之終不
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

見宋史列傳

公與呂公著同舉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

忠信動導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
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
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見傳家集

公又言陛下推心于臣俾擇多士竊見劉摯公忠
剛正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傅堯俞清立安恬范純
仁臨事明敏唐淑問行已有耻范祖禹溫良端厚
此六人者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
見長編

公上言新法之弊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
不可泥三年不改於父道之說而當時進言者猶
謂三年無改父道欲稍稍損其甚者公毅然爭之
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
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
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
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
權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
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
宗晚年為宮市五方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

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見行狀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意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見聞見錄

公乞盡罷諸處保甲保正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
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
勾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驎院蔡確等執
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日六月六日指揮保馬別
議立法見長編

公又言臣伏見臣僚民庶上言朝政闕失民間疾
苦奏狀必多乞降付三省委執政官分取看詳擇
其可者取用黃緜簽出再進入或留置左右或降
付有司施行從之

公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狀王審等一百五十
道除所訴重複外俱已簽帖進入切惟四民之中
惟農最苦蚕婦治繭績麻紡緯其勤極矣農蚕者
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
切聞太宗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下賜
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賜帛遺之太宗興於側微
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故也
真宗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
事真宗自幼聞之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為有

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敕至今稱爲精當自非大
開言路使畎畝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
由有萬分之一得達于天聽哉

丙子左正言朱光廷奏劾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
相送終殊不盡恭章惇素來輕易多言不以朝廷
生民爲慮韓縝內行不修宜令解機任而善去司
馬宜更進之宰輔以盡猷爲范純仁公忠正直願
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庶物韓維天下之賢
才宜置之宥密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於
內以贊萬機太平之風自茲始矣俱全上

山陵卑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
詔不許見行狀

上令秘書省正字范祖禹及公子康重校資治通
鑑見傳家集

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語稍
過重者必以書謝郤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
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
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

悅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
 渝用捨而行藏自遂著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
 栢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
 之功庶令四海風搖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
 茂實以無窮公手東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
 處厚復啓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
 輒貢短啓叙致悃幅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
 過不敢克當即時封還使處厚既報且惕處罪無
 地比欲已而弗再然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

字字皆撫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叙國家輔
 佐須以忠賢為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
 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非耶
 今既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有不悅乎故啓稱用賢
 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先朝
 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
 故啓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獲故啓稱磨
 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戀故啓稱用捨
 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著龜之先見今日

之事則足見松栢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
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
免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播休聲而不已
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
響之後當俟他日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
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公乃受焉
因備書此段以見公之謙德每如是也見王公四
六話
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
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
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見輟耕錄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四終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五

涑水鄉後學馬巒編輯

溫公十八世孫露校刊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年六十八歲 正月公始得
 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
 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時青苗免後將官之法
 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公嘆曰四患未除死不瞑
 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
 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力疾上疏論免

後五害乞直降勅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
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法詔即日行之
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
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
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
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
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
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
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
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
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
選皆從之見行狀

公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小有煩擾伏望
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徐爲更
改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見長編

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彈奏宰臣蔡確乞行罷免至
今未蒙指揮今再論安危所繫之大體伏自聖明
臨御之始首起司馬光使之執政光以至誠直道

獨行孤立廟堂同列略無誠心助光爲善者不惟
不助而又有忌耻嫉害之心夫嫉光者乃所以害
政利于已也陛下雖有仁惠之政爲確等所艱難
而不得純被于民下則士大夫雖有忠義之節爲
確等所脇制而不得自竭于君今光病羸已甚萬
一不能支持則陛下之仁政遂不立矣生民之疾
苦遂不復蘇矣全上

以公爲尚書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
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
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有輿至內東門子
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
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以歲上中下熟
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
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
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以聽公公知無
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見行狀

賜子康章服公上劄辭見傳家集

公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公方以疾再乞宮觀未

報而有是命公固辭不許見長編

公言天下錢穀皆總於三司自改官制以來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無由量入爲出欲乞令尚書兼領左右曹諸州錢穀金帛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如此則利權歸一是日詔尚書省立法

公言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諸路始置提點常平廢惠農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爲之詔諸轉運使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並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爲一路共差文臣兩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司管幹

公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一體量鄉村人戶有關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

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將
來夏秋成熟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
息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並不流移者優與酬
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有流移者取勘奏
聞三省進呈依奏俱全上

公作相日親書榜藁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觀
朝政闕遺庶民疾苦若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
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
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
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
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
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
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許語及光再拜咨白見容
齋隨

筆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
起居及爲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
毋生事開邊隙見粹德碑

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公曰

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見自警編

龔深之言公作相除李公擇為戶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為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捃刻之心全上

公為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戶部凡事皆與眾人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所以受其惠也見諸臣奏議范祖禹上哲宗疏

公薦奉議郎張舜民才氣秀異讀書能文剛直敢言竭忠憂國通直郎孫準學問優博文辭宏贍行義無關夕淹下僚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劉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學修己恬於進取其人並堪充館閣之選見傳家集

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劉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劉公曰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見名臣言行錄

上命取已校到資治通鑑定本逐旋送國子監鏤

板公上言秘書省校書郎黃廷堅好學有文欲差
令與范祖禹及臣男康同校定資治通鑑所貴早
得了當見傳家集

公以人主不可以不觀史顧以載籍浩博非一日
二日所能徧閱而周知宜提其綱目撮其精英然
後可以見治亂存亡之大畧也先于英宗時采獵
經史上自周威列王二十三年盡周世宗顯德六
年為歷年圖上之又於神宗時受詔修國朝百官
公卿表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各記大事於上
方書成上之至是更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
威列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以補二書之闕合為
二十卷名曰稽古錄以進全上

朱子曰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
好看又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
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

命公提舉編修神宗皇帝實錄見長編

公言故秘書丞劉恕臣往歲初受勅編修資治通
鑑首先舉恕同修恕博聞強記充精史學舉世少
及臣修上件書討論編次多出于恕至于十國五

代之際非恕精敏他人莫能整治今書成奏御臣等皆蒙天恩褒賞甚厚獨恕一人不得霑恩降爲編戶良可矜憫欲乞如劉放等奏用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使其平生苦心竭力不爲虛設家傳又言嘉祐中仁宗未有繼嗣故殿中侍御史陳洙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爲後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而卒臣時爲諫官竊憐其亡身殉國繼之以死而天下莫之知伏望聖慈依張術例除一子官以旌忠義 又言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

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伏望召致京師寘之學官爲士類矜式全上

公言大師致仕文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觀宋

公言鮮于侁之賢不宜使外顧齊魯之區凋弊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以侁爲京東轉運使全上

子瞻以公論薦寵眷甚厚議者且爲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

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見談圃

朝廷既相公及申公詔起蜀公蜀公以書問于淳夫淳夫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爲者君實已爲之矣何用復出

錕名臣言行

元祐初公輔政是歲天下斷死刑千人其後二呂繼之歲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耶全上

公手抄諸子書名微言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人抄書然舉子所抄獵其辭余所抄覈其意舉人志科名余志道德蓋在相位時也方機務填委且將屬疾而好學不厭克勤小物如此小措端謹百世之下使人肅然起敬見文獻通考

公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爲常其書字皆真謹

見自警言編

王安石既病和甫以郵吏狀示之適報公作相安

石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及卒公在病中聞之
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卹之典宜厚
公盛德如此見名臣言行錄

東坡簡滕達道云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
軾舊有獨樂園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稱司馬持
此將安歸造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識矣續見東坡尺

七月辛酉公言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莫若使在位
達官人舉所知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可為
師表科二曰可備獻納科三曰可備將帥科四曰

可備監司科五曰可備講讀科六曰可備顧問科
七曰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科九曰善治財
賦科十曰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
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
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三
人從之見長編

公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
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
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數月復病病革不復自

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
丙辰朔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
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
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
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
德京師入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
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嶺南
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
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都中父
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京師民畫其像刻
印鬻之家置一本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
有致富者狀見宋史本傳行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
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簣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
卷故申公爲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見
圃

黃文獻公撰白雲許先生墓誌曰其觀史有治
忽幾微若干卷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
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蓋以爲光卒則宋之

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

治忽幾微以公終焉公其人之麟耶盡行厥志可無左禛之禍矣嗚呼哲人云亡豈特宋之不

哉幸

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及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

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見斬狀本傳

公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

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補傳一卷河外誌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見行狀

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公之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

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不義取而書其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歛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惟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為與二范公為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如此其誠心終始如

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惟至誠故也見范渙夫撰布衣記公以文章名于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

屈原之在陂澤其於民相忘也久矣入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長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奸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也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見忠孝粹德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涇野呂氏釋曰正叔深知君實見程公薨子康執喪如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

子抄

溫公年譜卷之五
十四

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康為人
廉潔口不言財初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
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也道家吏如京師
納之乃止

見名臣
言行錄

劉忠定公安世乞不就試狀云王旦京興師事揚賜
傳燹以郡將嘗舉孝廉後聞其喪比日去官行服而
近世臣僚薦辟磨勘舉者亡沒亦比自報罷臣少學
於司馬光晚蒙推薦今光薨謝臣既不能效古人
之節去官送喪而遽飾固陋之辭以干榮進實所

未安

見自
警編

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
蘇軾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
哭則不歌軾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
頤又論司馬諸執不得受弔軾戲曰頤可謂燠糟
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見談
圃

頤怒二人遂成隙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是時熙
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
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

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公不立黨見宋鑑

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子瞻視無闕禮

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莖讀

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乎伊川不答鄰至完

聞之曰伊川之毋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見程氏遺書

涇野呂氏袖曰伊川不答者知其謫也

公子康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拜右正言以

親嫌未就職康自居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

腹疾至是不能朝謁事在元祐四年賜優告疾且殆猶

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日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

恨使召醫李積于充積老矣鄉民間之往告曰百

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

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

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

詔贈右諫議大夫見宋史本傳

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邵伯

溫為可託請以伯溫為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

至官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

溫公年譜卷五

六

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於世溫宋史邵伯
資治通鑑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
謝獨張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
鑑本末馬略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况人
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
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賜名勅講筵而進讀目
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
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尚假言
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

兩朝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
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嘆於斯文
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
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見王公四

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公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
蔡卞請發塚斲棺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
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
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止令奪贈謚卞所
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

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
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
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
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
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見宋史本傳自警編

又按名臣言行錄續集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山谷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刻之工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與安民之見正同使

負恩排賢之徒聞之其不面熱內慙者幾希嗚呼賢哉因安民事而附見之以表著于世云

公隧碑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
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見談圃

陳忠肅公瓘為大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
皆蔡卞之黨也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
策士題特引序文以問於是昂自駭異而謂瓘曰
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
之文耳公曰聖人之學得于天性有始有卒豈有

少長之異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

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見名臣言行錄

欽宗靖康元年還贈謚

高宗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見宋史

理宗寶慶二年圖像于昭勲崇德閣

度宗咸淳元年從祀孔子廟廷見宋鑑

按先大夫梅軒集重立忠清粹德碑狀有云初

金虜挾公姪孫兵部侍郎俊從遷因家山陰并

夏縣之族分為三矣入元之季子孫不知所終

而夏縣遂無人焉今獨山陰者最為蕃昌文獻

不絕成化十二年十三世孫埰來居夏縣修奉

祀事尋以父喪復歸每歲清明有司祭奠墓下

而已先大夫姓馬氏諱駮字世用別號梅軒弘治丙辰進士後以直忤逆瑾之黨由刑科

都給事中謫淮安府推官終鄖陽府知府按家譜公子康生三子

曰植曰威曰楨威無後植生二子曰興老世孫

俱早亡楨生二子曰佑曰俊按蘇文忠公所撰行狀殘碑止曰植

恐或不及詳考之誤也俊官禮部侍郎扈從至越子姓

皆從之未幾卒于行寓卜葬山陰之亭山時方

陸離其從行者因家焉弗克北還矣胡元僭竊
隱處草茅

國朝褒崇道學既使從祀孔庭仍錄其後百凡繇差
使不與編氓伍周程張邵司馬朱一也訪之夏
縣無人焉迺移文于浙有司遵守如故十一世
孫竹上請立廟專祀盖始有瞻依矣後贈開國
伯宣議大夫數傳而以八音紀名至相則從木
而八音始盡上距温公凡十有五世矣即今見
存食指在紹興及改遷廣右桂陽者不過百數

計相字邦柱別號菲泉正德辛巳進士以刑部
主事過夏展墓尋陞員外郎終河南按察司
事

先大夫狀又曰公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蘇文忠
公撰其隧碑親爲篆其額曰忠清粹德之碑迨
紹聖崇寧間姦臣章惇蔡卞輩反目公爲姦黨
而仆其碑磨其文迄于靖康雖復公封爵而碑
則埋沒未立也天意欲彰公德乃生杏樹於龜
跌之傍形色殊絕見者異之金皇統九年縣令
王廷直因杏之異求碑之所在得之士中訪于

公從曾孫曰作曰通家得其舊本謀重刻之而碑已破裂乃橫截為四段模其文而刻之建祠堂於餘慶禪院之右隅中設公像周圍置龕而立之元至正十二年又重刊而移陷壁間增設公父待制公像其篆額龜趺猶委棄於草莽中嘉靖元年侍御朱寔昌於禪院後之中方鼎建祠堂四楹各為像與位以公父居中公與兄太中大夫旦子諫議大夫康姪孫忠潔公朴列侍左右仍伐石為碑悉準舊形取原遺篆額龜趺立故址始還其舊觀矣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五終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六

涑水鄉後學馬巒編輯
溫公十八世孫露校梓

附錄

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

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跡便

不是見道山清話

公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
以為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見言行錄

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

見程氏遺書

程子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上全

金虜入洛傳令軍中無得驚動司馬太師家

見黃氏日抄

程子曰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

馬君實

見遺書

敬軒薛子曰程子言所接不雜者

三人蓋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出乎

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

見薛文清公讀書錄

朱子曰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為百世師至忠潔

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偽命又以忠義聞於

當世

見朱子語錄

又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其次

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見性理大全

南軒張子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

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
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
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
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
者矣全上

慈溪黃氏曰溫公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謂侯仲良
曰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
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尹子親注云此段可疑
蓋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錄亦載伯淳與

韓宗師語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
可憂則胡氏本所載未可以爲疑也豈程氏自有
此論尹子鑒後來調停之禍而疑之邪然自古亦
未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
以服熙寧諸人之心必又有所以處之之道耳黃

概日

又曰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未幾
變之果紛紛不能定按溫公若不變新法恐天下
遂亂其後紛紛却是溫公不久而覺然雖紛紛終

賴元祐收回天下戴宋之心迄濟中興伊川若用
事勢須別有斟酌以此少溫公則未可全土

呂氏家塾記曰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
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
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
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

曰司馬家

見自警言編

張氏無垢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蘊耻孝友文
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

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
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
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
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
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
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全上原出張無垢所撰劉元城

盡言集序

敬軒薛子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觀

書錄

慈溪黃氏曰漢武帝好大喜功海內虛弊晚年託孤
博陸侯漢以再安我朝神宗銳意太平王安石誤
以生財用兵幾亂天下晚年議建儲亦指司馬公
爲師保太后承其意相之再致元祐之盛事有適
相似者三代後功業類豪傑士智力所就耳至誠
動物真儒顯效獨溫公一人固不當以博陸侯同
日語然博陸死丙魏繼之漢遂稱中興溫公為相
數月薨繼之者反丙魏不如天下事遂不忍言日
將瞑也大明元祐之盛類焉嗚呼惜夫王安石引
進小人之罪於是又有甚於變法者矣雖然微溫
公人心我怨禍不止夷狄中興事未可知晦菴次
公言行於安石後其剝之復歟見日抄
又曰三代後功名士未必知道德道德士未必就
功名功名從道德中來者溫公也顧猶不喜孟子
識者疑焉愚嘗求其故孟子勸時君行王道以救
世隨其資稟如誘小兒多方順適使之悅聽如色
可使好如勇可使好明堂可使無毀其要皆歸於
誘之及民此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而公也平生

溫公年譜卷六
五
誠實一語不妄視議論之出于權者且非其所樂
歟諫議孝友篤實本無異於公而獨喜孟子稱其
醇正其殆有見於孟子之心者乎可以補溫公之
闕矣善繼善述諫議有焉

又曰溫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
皆無其比者何哉嗚呼事蓋有因變而彰者矣王
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爭新法不便辭樞副
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愛而悲其身之
退者爲何如一旦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所欲相而
相之凡天下之所苦于安石者一洗而盡人心之
鬱於文望而快于一遂者爲何如望之十五年之
久慰之一旦之頃而俄薨背于三月之遽人心之
伸於久鬱而驚其忽逝者又何如嗚呼溫公之得
人心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堯舜三代之佐始終
與天下相忘於無事帝力且不知其有况相臣乎
蘇子不此之言而歸之天要其歸皆天也其論高
矣公之事業不於安石欺神廟之日而伸於二聖
更新法之初蘇子不特歸重二聖之進用而尤歸

重神廟之深知充高論哉

全上論東坡粹德碑

秀岩李氏心傳曰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

見道命錄序

史臣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

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或至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畧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嘆息驩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

矣天若祚宋勲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
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
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
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
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
不免於紹聖之禍矣本見宋史

呂氏中曰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
豐爲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
爲紹聖則不使司馬光勲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
人不可欺任如程正叔而世不能黨使在孔門則
閔騫之孝友季路之忠信子貢之達冉求之藝未
知孰爲先後也於戲實立于脫桃之餘智發于擊
甕之頃行成于警枕之時君子謂公天資學力皆
不可及不其然乎柰何王安石呂惠卿沮其道于
生前章惇蔡卞輩又遏其道于死後則公雖欲闢
邪說正人心亦遇臧倉之于魯也宋一用公以成
元祐之治一不用公以成赴海之禍公可謂國之
著蔡者乎見傳家集畧序 呂內翰名梅字仲木

矣天若祚宋勲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
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
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
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
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
不免於紹聖之禍矣見宋史本傳

呂氏中曰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
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

已多變矣不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

於今日而黨已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
有所立必無也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
亡二百年治亂之所係也見長編

公自題寫真曰黃面霜鬚細瘦身從來未識漫相親
居然不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見傳家集

朱子贊公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
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見瀟風
雅

又曰上無所傳下無所授天資粹美暗合道妙見林廣記

方正學先生贊公曰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為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甚速誠於為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禱天汝果何心見遜志齋集

涇野呂內翰曰德之道直如汲長孺而不詰識如賈太中而不

知孰為先後也於戲實立于脫桃之餘智發于擊甕之頃行成于警枕之時君子謂公天資學力皆不可及不其然乎柰何王安石呂惠卿沮其道于生前章惇蔡卞輩又遏其道于死後則公雖欲闢邪說正人心亦遇臧倉之于魯也宋一用公以成元祐之治一不用公以成赴海之禍公可謂國之著蔡者乎見傳家集畧序 呂內翰名栻字仲木

稱司馬先生焉或問之公曰其誠乎見集畧序

啓昭正德
辛巳進士

巒嘗著希迂子書僭取其中論公者三十三條附錄于後

太師温公功業在社稷忠義在人心言語文章在簡冊較諸韓范富歐功齊而力倍焉

伊周而後吾有取于希文君實焉若范之任司馬之勇雖伊周何以加諸

知足齋三字温公所書今刻石嵌公書院壁間時公

為翰林學士已以知足名齋則堯舜君民固其所

任而非所圖也居洛十五年終焉而已矣元祐之

相天也九月而薨亦天也章惇蔡卞其如公何

君實優于文雅圭優于詩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温公以待制為父以諫議為子亦可謂無憂矣

歸暘豪傑之士也慕温公之風采居夏縣卒墓側

盛德感人之深如此荆蔡之徒能沮正議于當時

不能尼公論于後世亦何益耶凡詆排正人者可

以鑒矣

溫公之學傳之劉元城元城傳之陳瑩中馬永卿朱子謂下無所授指公精微之蘊焉耳元城亦善學溫公而過于激

朱子所贊六君子周程張邵司馬也王文憲公所贊三君子朱張呂也嘗欲擷九賢之粹合敬軒薛子之菁類成一編上翼孔孟厥所裨益淵乎深矣士之高談無根者猶或少焉祇自蔽爾於十儒奚損哉

溫公之文不在六大家之下而不與並稱者德業掩之耳

史論自遷固而後司馬文正范太史為最胡致堂次之

孔顏魯父子逆祀于宋元而大正于今日從祀諸儒行輩猶紊橫渠兩程之表叔康節涑水兩程之先進位反居下可乎哉若先考世代次其行輩次其齒序則典禮節文大正矣

王魯齋之文清潤有理通鑑託始論至論也

論見王文憲公

數

君子小人之分猶鸞臬之不同性薰蕕之不同氣溫
公斥逐熙豐群姦不少倣借可謂大勇矣後日黨
禍非公激之也繼公者之弱也調停者之非也君
子小人參用是猶儕臬於鸞群植蕕於薰叢豈有
和鳴並茂之理哉

歐陽嘗薦司馬公予於居士集見之史傳失載故世
多未知

歐陽子上范司諫書司馬公與范景仁書機軸皆自
昌黎爭臣論中來可以參看嘗仰古人責善之風
今人所不及焉

溫公作相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
事開邊隙金人入汴戒其屬曰無得驚動司馬相
公家公之道德行蠻貊生致其憚沒致其思若是
當時君相生則置於散地沒則藉爲黨人所謂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程子稱司馬君實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朱子
稱張敬夫聽人說話便肯改最不可得世之悻悻

特已訑訑拒人者真二子之罪人哉

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以侈致敗者多矣温公訓儉示子康德人之言也可以觀身教矣

司馬朴温公兄旦之孫宏之子也宏以論紹聖黨禍竄死朴使金不臣握節而沒無忝家世忠潔之謚有光文正較諸韓侂胄貽羞魏公真天淵哉

斛律光忠于齊矣非北魏之臣子乎稽紹忠于晋矣非曹魏之臣子乎君子不幸而丁亂世焉弗仕可也嘗見司馬氏族譜其子孫無一人仕元者可以

爲法矣

李燾長編宋事詳矣如司馬池辭待制司馬康在講筵之類續綱目皆不載焉噫孝子貞婦猶書示勸名臣賢輔顧可缺耶

或問伯康温公兄旦字也曰長厚人也問昭遠名里温公從兄曰介

人也問周卿名宣温公從兄曰惠人也舊邑志奚其遺

曰舊志失紀者衆矣此余所以修歟

啓聖祠從祀已及程珦朱松蔡元定矣盍并攷孔庭從祀諸儒其親之賢如司馬池者通祀焉庶無遺

憾乎

予觀皇極經世解聞見錄有以知邵子文之賢可謂篤信家學矣司馬公休濟美象賢無異子文乃不克壽焉悲夫

溫公墳祠主待制配太中文正侑諫議忠潔碧溪柱史未寔昌之勳梅軒府君之撰鬻之志也或疑其咸而不專曰茲推文正孝友之心也奚其咸必也闢前堂祀公申特將之敬此爲燕寢彰世濟之美斯其備矣余昔及之而未行也

濂溪虛車之譬涑水烏喙之喻斥文之戾乎道也康節智可前知溫公誠能動物儒者之學見於功用章章如是較諸空言未試萬萬不侔或者乃猶少之其於二賢奚損哉

溫公修通鑑博而有要正而弗雜不敢上接獲麟下附左氏慎可知已其以述者自處而遜作者弗居乎賢罔干聖允可則焉

自朱子註楚詞而王逸之註廢矣作家禮而溫公之書儀隱矣曷若補其遺正其誤同者畧異者著各

自爲書翊以行之之愈乎

溫公少號迂夫晚號迂叟晁以道號景迂慕公之風也

三代人才尚矣漢近古而未純焉晉唐而下士無定主異教奪焉宋自濂溪倡之二程張邵繼之安定泰山徂萊先後振作之而後理性明師道立矣自范文正倡之韓富諸公應之司馬文正益從而光大之而後事功輝名檢重矣自歐陽子倡之曾蘓和之盱江后山迭起而師程之而後古文興修詞

典矣士到于今而知遵孔教斥異端誰之功歟撥諸漢則醇方於唐則邁焉可誣也論者或小家而右漢唐甚則曰前宋不能取夏平遼後宋不能混一寰宇諸賢之才則然嗚呼正甫試而讓即間戰輒憚而和樂聞斯固世主之咎也於諸賢也何尤

續錄

巒編溫公年譜既成間閱他書有可采者隨錄續附若括蒼劉先生邇言其論文正與鄙意合者甚多因喜前哲先得我心攷已學之不謬信

尚友之同然尚恨藏書未備且冀嗣續于異時
故不復詮次焉

或問近世馬范二文正公如何劉氏炎曰志立范志
於任司馬志於誠始於其身終於事君皆此道也
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志於仁義士其可以
自棄哉劉先生通言

人之好妄語者朝與夕異十常一二浹旬之間十異
五六及其夕也燕越背馳不自知矣已不知人知
之非惟誠不可掩偽亦不可掩也溫公曰誠自不
妄語始善夫善言身之文也不善則疵善行身之
興也不善則敗君子慎取舍之權則知言行之機
小人之交以利平時相親不啻父子一旦相噬不啻
狗彘君子之交以義平時講切水火異齊臨難死
節舟楫相濟善哉司馬公之言曰覆王氏必惠卿
也信然

甚矣執偏之爲禍也人主執偏禍社稷大臣執偏禍
蒼生唐德宗執猜忌之見陸贄輩千萬言不能回
其聽近世王安石執強愎之吝司馬公千萬言不

能破其惑其禍社稷蒼生不細矣

緣木坎石可登萬仞之崖所患者進易而退難累椽
疊桶可支垂圯之堂所患者高易而下難是以大
臣以道正君不固天下之權以義定國不留天下
之勢事君以不欺爲根本溫公思天下事故雖闇
室衣冠肅然以此立朝不復有欺君之事矣
或問濮議之是非曰司馬倡是歐陽倡非二公優劣
於是乎分矣

或問溫荆二公之學曰荆公遂已見於食餌溫公濟
人見於擊甕

或問司馬修身治國之論曰萬世人君之法也

或問歐陽司馬之文孰優曰歐公本之韓退之學而
至者也溫公遠齊先漢自誠實而克也

或問近世成人之道曰能行司馬公家教呂氏蒙訓
亦可以爲近世成人矣

或問近世史學孰優曰通鑑歷代之綱目諸史之會
要編年本春秋之意紀事槩左氏之文秦漢以來
作者弗可及矣不特優於近世而已也

或問通鑑之起威烈何也曰平王東遷周於是興矣
威烈壞禮東周益無復興之理春秋始於彼通鑑
起於此溫公襲夫子之意而不敢僭其文也曰何
以辨其非僭也曰夫子嚴一字之褒貶溫公述往
事以爲勸戒也

或問通鑑書詔令獨詳於先漢者何也曰以其近古
也出于人君之口筆于人君之手如却馬詔賜南
粵書之類是也後世詔令皆代言者爲之紛紛何
足多述哉所以溫公不屑禁林者不能強作不誠
語也

或問離騷上林通鑑何以不錄曰無益於勸戒也凡
無與於勸戒凡不足爲大禍福者皆所不書此其
爲法班馬所不及也

或曰編年優於紀傳春秋一字之法亦可效歟曰春
秋不可僭也必如荀悅漢紀溫公通鑑斯亦足矣
美十有九侍先君游臨川之泮覽荆公之宇遺老歎
歎不忍道荆公之事近觀國史靖康之變虜馬南
牧輒克衛溫公之塚溫公見慕於夷狄荆公見棄

於鄉黨二公學術於是可知矣

俱見宋劉炎子宣邇言

考亭朱文公曰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偏廢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溫公直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端溪王公註曰溫公相業大可觀恐無致知之功不能及此而考亭乃病其無致知一段正與辯陸象山偏於尊德性語義相似故宋太祖謂宰相須用讀書人張詠教寇準讀霍光傳皆知夫相臣之本者也試觀元祐之治不學而有是乎故知文公一時之偶論或其門人不思而錄之非所以盡溫公也

予懼夫躁妄者又從而附會之因為說及焉宗伯

澶淵端溪王公古學選註

可泉胡公曰學非聖非學也政非王非政也學不自孔子非聖也政不自周公非王也蓋有河圖洛書之旨而後可以言學有闕睢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言政後世學者顛顛於辭章規規於智力者皆是也而可以言學與政哉而可以言聖與王哉續宗嘗讀薛敬軒集而見其學與政也由程朱而孔子者也由司馬而周公者也夫周公孔子其學與政

豈與人異哉亦曰誠而已矣亦曰純而已矣然先
王之至德要道學者內聖外王之本不外是也苟
舍是焉吾不知其學與政矣於戲不欲學孔則已
如欲學孔舍程朱奚以哉不欲學周則已如欲學
周舍司馬奚以哉不欲學司馬程朱則已如欲學
司馬程朱舍薛文清奚以哉

見都憲可泉胡公刊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

序

巒徃歲叙溫公年譜直以公接伊周之緒而斷
然以道學歸之又著宋九大儒傳欲以敬軒薛

子續入而未遑也茲觀大中丞可泉胡公序文
清從政名言悉契愚衷躍然興起謹掇取其要
語如右而復申言之者俾覽者知公論在天下
是非在人心灼不可掩如此齊人知管晏之譏
吾知免矣

龍泉葉氏子奇曰涑水之學可謂博極群言純乎實

踐見草木子

後渠崔公銑曰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
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

之質者也 見洹詞

宋臣之疏文繁而用寡氣激而意肆南渡益下矣必也司馬公之剴當程伯子之條暢叔子之簡肅范淳夫之明白可以觀忠焉

司馬氏踐履爲章程叔子道德爲用其文宋也其實則孔氏之遺

司馬君實自判并州已陳大計翰林樞府辭而棄之居洛十年童孺慕名一日入朝徒衛願留著述通鑑蒐羅典冊究圖治亂品裁體要芟蕪異端起而

相元祐君子曰再造宋矣亶矣乎臣模哉

俱見洹詞

吾師古之聖人讀其書求其道切而近人童叟可能遠而同太者艾罔測氣和如春詞平如地而世儒碎文巧說溷其文浮談荒見亂其道求捷溺故述其學自漢而來凡百變矣漢尚行而闡唐尚吏而靡宋尚言而述孔孟者衆矣然而老佛功利之談混入于儒魚目明珠兼流並售程氏之止朱氏之闢邪吾世間然司馬公之信張橫渠之立尹和靖之毅李延平之約其道乎

出中庸凡尊德性論



溫公年譜卷之六終

司馬溫公年譜卷之六終

